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學林卷四

宋 王觀國 撰

壘

後漢輿服志劉昭注引吳書曰漢室之亂天子北詣河
上六壘不自隨掌壘者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
南官舍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出堅使人浚得傳國
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有紐文盤

五龍徑七寸盤龍上一角缺又引晉陽秋曰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蟠螭文隱起書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秦舊璽也晉書輿服志曰秦始皇藍田玉璽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為乘輿所寶斬白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漢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石勒及石季龍死國亂穆帝世乃還江南建康實錄

曰傳國璽秦始皇造方四寸以玉為之上蟠蛟螭其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秦傳漢入魏魏入西晉永嘉
末為劉聰所得石勒滅劉氏入魏趙冉閔誅石勒入冉
閔永和八年始歸於晉穆帝觀國按考傳國璽文在吳
書建康實錄則皆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在晉書輿服
志晉陽秋則皆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其文不同者案
前漢元后傳曰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
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

其璽世世傳受號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
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
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舜曰莽必欲得傳國
璽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
以授舜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悅又案後漢光武帝
紀建武三年正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
章懷太子注引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
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
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
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
子既敗以奉光武聖宋哲宗皇帝得秦傳國璽改年號
曰元符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乃李斯蟲魚篆方
四寸上有螭蛟缺一角此即元后投璽於地缺一角者
真秦傳國璽也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者蓋自是一
璽非傳國璽耳許慎說文曰璽者玉印也從土所以主

土搗文從玉為璽

子賤

後漢列傳伏湛字惠公琅琊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觀國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宓不齊字子賤為單父宰又史記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張晏注曰伏生名勝然則名勝者濟南伏生也字子賤者宓不齊也

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范蔚宗誤矣宓伏服三字通用而世俗多變處為宓者誤也案字書宓彌畢切安也默也靜也止也與處音不相通蓋處宓二字相類故多誤書者雖假借用宓亦為無義矣

王喬

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後于緱氏山乘白鶴而去後漢方術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自縣詣臺朝帝怪

其來數令太史望之臨至有雙鳬從東南來舉羅張之
但得一雙鳬乃尚方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天下王棺于
堂前喬沐浴服飾寢其中宿昔葬城東土自成墳或云
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觀國案春秋左氏傳稱太子晉
蓋周靈王之太子名晉也非姓王也左傳及史記不言
太子晉字喬而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必太子晉字喬劉
向得之於他書耳後漢王喬者姓王名喬也既曰河東
人顯宗世為葉令則其鄉里氏族服習仕版皆有定籍

矣而本傳曰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是何言耶近世
有王氏神仙傳一集類聚古今王姓之得仙者王喬凡
三人以太子晉列為王姓固已非又稱有古王喬無所
經見蓋未嘗考究耳今渾州醴陵縣東有王喬仙觀唐
明皇御書觀額歐陽文忠公作修御書閣記曰其前有
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而不言何者王喬然觀無
古志可考道流亦莫有知者前漢王莽傳曰殿中土山
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使衍公侯喜筮之曰憂兵

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
來迎我也觀國案莽言子僑謂王子喬也而用僑字者
前漢藝文志有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又劉向傳曰
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願師古注曰僑字或
作喬以此觀之則喬僑二字通用也王莽云予之皇祖
叔父子僑意謂莽與子喬同姓王殊不知王子喬乃靈
王之子非姓王也後世姓王者其得姓亦有出於王者
之後者然而謂王子喬為姓王則不可也前漢王褒傳

曰呼吸如僑松顏師古注曰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然則僑喬二字通用可知矣

黠齧

顏氏家訓謂晉羊曼稱為齧伯齧者多饒積厚又曰齧齧然無賢不肖之辨又曰從黑者亦無此字觀國案齧從黑齧從重二字雖同音榻而義各不同玉篇廣韻皆曰黠羊曼為黠伯也齧積厚也蓋羊曼為黠伯從黑而顏氏家訓乃用從重之齧是以顏氏推其義不行也顏

氏所引乃盛弘之晉書用從重之黯已為誤今世所行
晉書乃唐太宗所修于羊曼傳用從黑之黯為不誤矣
觀國案晉書羊曼傳曰曼任達類縱好飲酒為中興名
士時州里稱阮放為宏伯郝鑒為方伯胡母輔之為達
伯卞壺為裁伯蔡謨為明伯阮孚為誕伯劉綏為委伯
而曼為黯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以
此觀之則黯者乃美稱是八儁之中居一儁也若如顏
氏家訓所稱則多饒積厚與夫黯黯無賢不肖之辨皆

非美稱矣非美稱則豈容在八儁之列耶今案羊曼以任達顏縱好飲酒而得黯伯之名則黯者豁達不拘小節之稱也顏氏所訓與此皆不合矣又案唐書常袞傳曰袞當國懲元載敗室賣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黯伯以其黯黯無賢不肖之辨云觀國考常袞傳謂懲元載敗室賣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蓋其進退人才皆出于朝廷之公論而以賄者不容於濫進非文詞者皆擯不用則俗吏不在所

用也為宰相而能如此是賢宰相也而史乃以黯黯無
賢不肖之辨而加之何以史辭之自紊如此蓋史臣引
顏氏家訓釋黯伯之語而不知於常袞傳之意則不合
也

梗脩

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蟠屈三千里其
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日神
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

食虎今人正月旦以桃木為版書神荼鬱壘於版而置於門謂之桃符即桃梗也戰國策言土偶人與桃梗語是也桃梗即木偶人也謂之梗者削桃為人形以其粗有人形大畧而已故謂之梗若所謂梗槩者亦粗言其大畧耳世言桃可以祓除不祥蓋度朔山之遺意也高誘注戰國策引度朔山事以釋桃梗乃誤析山海經句讀皆不成文又張平子東京賦曰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五臣注文選曰梗病也度朔有鬼

為人病今案東京賦言度朔作梗者言以度朔山桃木
為符梗也五臣不曉乃以梗為病則誤矣梗亦訓病桑
桑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毛氏傳曰梗病也然與桃
梗之梗異矣後漢禮儀志曰百官府各以木面獸飾為
儼人飾訖設桃梗鬱樞葦莢然則桃梗之用久矣樞壘
二字通用之也俑亦偶人也禮記檀弓曰孔子謂為芻
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鄭氏注曰俑
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觀國案古之葬者束

茅為人馬之形謂之芻靈又作偶人用以殉葬孔子謂
為俑者不仁以其象生人而殉葬非仁人之心也故曰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秦以三良殉
葬黃鳥之詩作而哀之尚忍于作俑者耶

臘

許慎說文訓臘字曰冬至後三戌為臘觀國案高堂隆
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盛於午終
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木盛於卯終於未故木家

以卯祖以未臘金盛於酉終於丑故金家以酉祖以丑
臘水土盛於子終於辰故水土家以子祖以辰臘許慎
說文當通訓其義而特舉戌以為臘則誤矣漢火德故
以戌臘許慎漢人也知戌臘而已厥後為魏晉為南北
朝為隋唐則戌臘之訓遂廢矣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
曰晉侯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宮之奇以其
族行曰虞不臘矣杜預曰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觀國
案杜預言歲終祭衆神即周之蜡臘於十二月合聚萬

物而索享之者也然而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制臘祭即周之蜡臘也自魯僖公五年晉伐虢又歷三百三十年始當秦惠文王之十二年既曰秦惠文王初制臘祭則宮之奇謂虞不臘者非臘祭矣非臘祭則杜預不當訓以為歲終祭衆神之名也古之有天下者皆有臘所謂不臘者言虞必亡不再見臘也祖者行神也古者行出有祖祭故韓奕詩曰韓侯出祖鄭氏箋曰祖者將去而犯軼也又烝民詩曰仲山甫出祖鄭氏箋曰祖者

將行犯輓之祭也周禮大馭曰犯輓遂驅之杜子春注
曰將出祖道犯輓之祭也然則祭行神必於道故餞行
謂之祖道

牛女

張茂先博物志曰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槎
來不違時齋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
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某月某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
觀國竊見古今文士多用張騫乘槎牛女相會事然博

物志初不言張騫案漢書張騫傳及史記大宛列傳皆
言張騫使月氏窮河源通西北國而不言乘槎事杜子
美夔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張騫又秋興詩
曰奉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賢多用之恐非實事又
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觀國案史記漢晉天文書
河鼓星隨織女星牽牛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為渡河之
說渌濱上象無所根據惟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
渡女其說怪誕不足信杜子美牽牛織女詩云牽牛出

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
候此事真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之說也七夕乞
巧見於周處風土記後人編類雜書如荆土歲時記之
類咸分門錄之初無稽考其不足信者多矣如桃源秦
人避世之說因陶淵明作桃花源記後世文士競用以
為故事案淵明所記但言晉武陵人捕魚從溪而入既
出迷不復得路而不著其姓名與博物志言近世有人
居海上同皆無姓名實跡韓退之桃源圖詩曰神仙有

無何眇茫桃源之說誠荒唐觀退之詩意亦不以桃源之說為然也蓋事多出於風傳一經名士論說遂為故事亦不朽耳

王昭君

前漢元帝紀景寧元年正月匈奴虜韓邪單于來朝詔改元為景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應劭注曰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也匈奴傳曰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後漢南匈奴傳曰王昭君

字嬙南郡人漢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
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
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時大會帝召五女
以視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
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晉石崇作
王明君辭其序曰王明君本為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
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君配焉五
臣注文選曰昭君后妃之位也小說西京雜記曰漢元

帝嘗令畫工圖宮人欲呼者披圖以召故宮人多行賂
於畫工王昭君姿容甚麗無所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
求美女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帝悅之而名字已去
遂不復留帝怒殺畫工毛延壽觀國案前漢元帝紀曰
王嬙為閼氏者書其名也注云王氏女名嬙字昭君是
也而後漢匈奴傳曰王昭君字嬙誤矣五臣注文選謂
昭君后妃之位亦誤矣前漢元帝紀曰匈奴呼韓邪單
于來朝詔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蓋單于

請昏當時朝議許與單于和親則漢之君臣講之素定矣及單于來朝而以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預選定也其禮儀恩數皆已素定非倉卒臨事而為之也而後漢匈奴傳乃謂以宮女五人賜之又謂昭君自求行又謂呼韓邪臨朝辭帝召五女以示之而昭君豐容靚飾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難於失信遂與匈奴此皆誤也蓋王嬙為閼氏者行婚禮也若以宮女五人賜之則何人為閼氏耶漢既許婚矣豈必待單于臨辭然後以

五女示之耶後漢匈奴傳所言王昭君一節首尾皆乖
謬之甚殺畫工毛延壽之事尤不可信案匈奴和親乃
漢家大事若以宮女妻之而未嘗簡閱其人憑畫圖以
定大事恐當時君臣不如此之鹵莽漢賜單于閼氏乃
披畫圖擇貌陋者賜之又非和親之意蓋小說多出於
傳聞不可全信

匏

八音所謂匏於器為笙筭前漢歷律志曰八音匏曰笙

顏師古注曰匏瓠也列管匏中施簧管端蓋以匏為笙
等之底而簇管于其上也潘安仁笙賦曰河汾之實有
曲沃之乘匏焉五臣注文選曰匏可為笙底觀國案八
音匏笙等古制也而後世不復用匏乃以木為之而加
漆焉夫八音自有木於匏為杞敬若以木為匏則匏遂
為木音而匏音廢矣唐韋臯鎮西川日驃國獻樂器臯
進樂器于朝有匏笙二唐書禮樂志曰唯驃國得古制
然中國制樂器卒以木代匏而未有以真匏為之者豈

中國制作反不若四裔耶

八陣

晉書桓溫傳曰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
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之常山蛇勢也文
武皆莫能識之觀國案後漢竇憲傳班固作燕然山銘
曰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章懷太子注曰兵法有八陣圖
由此觀之則諸葛八陣圖蓋古法也非亮創為之也亮
能得古法之意而推行之耳蜀志注其言八陣圖形勢

之法後人不得其意故雖案圖亦莫能辨如木牛流馬
亦亮之所作蜀志注亦具載其左右前後長短曲直度
數靡不悉備而後人莫能行者亦以不得其意故也世
言一鶚者皆謂漢孔融薦禰衡之辭其實出於前漢鄒
陽傳曰鶚鳥累百不如一鶚孔融舉鄒陽之語爾世言
萬頃陂而後漢黃憲傳作千頃陂然世說曰汪汪如萬
頃陂後之學者案世說而稱萬頃爾魯褒錢神論有孔
方之文故世謂錢為孔方然其實出於前漢食貨志曰

錢園函方孟康注曰外園而內孔方也魯褒舉漢志之語爾李白曰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故世以倚馬為李白事然其實出於晉桓溫北征鮮卑表宏倚馬作露布文手不輟筆凡此事類皆當以先言者為主

筆

張茂先博物志曰蒙恬世為秦將製筆自此始觀國案爾雅曰不律謂之筆郭璞注曰蜀人呼筆為不律又禮記曰史載筆士載言又靜女詩曰靜女其嬈貽我彤管

毛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過記其罪殺之鄭氏箋曰彤管筆赤管也又韓詩外傳曰周舍為趙簡子臣簪筆操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然則筆其來久矣非自蒙恬始也廣韻筆字注曰秦蒙恬所造亦誤矣若曰蒙恬能更製其範可也李潛蒙求曰蒙恬製筆蔡倫造紙杜康造酒蒼頡制字此四句一類也紙字亦作帑從系從巾則古以鯁帛為之後漢蔡倫始用木屑麻頭敝布魚網以為紙蓋能更製其範也夏

書曰甘酒嗜音則酒非始于杜康康能變其醞釀之法
爾自伏羲作卦已有文字蒼頡黃帝臣也作史篇以論
字學則字非始於蒼頡也亦或能變其體耳蒙求四句
皆非事之始也

飲器

史記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注
曰飲器罍榼也晉灼注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
器也觀國案前漢匈奴傳曰呼韓邪單于遣使上書求

侍子漢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
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敢
先背約者受天不祥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
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
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以此知所謂飲
器者飲酒器也雖為飲酒器然非賓主常用飲酒之器
若有盟會之事則以其器貯血盟之酒以示盛禮也前
漢張騫傳曰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

器顏師古注曰韋昭云飲器裊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皆非也裊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虎子褻器所以溲便者也然則裊榼雖可以盛酒而不可持以飲謂以飲器則可持以飲者耳

留落

史記漢書衛青傳曰諸將留落不偶或云世言流落當為留落觀國竊詳留落與流落自不同蓋留落者留滯遺落也流落者飄流零落也案衛青傳曰諸宿將常留

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蓋衛青末年諸宿將皆留
滯無功不與時耦而霍去病有功日益親貴其用留落
二字宜矣杜子美寄賈司馬嚴使君兩閣老詩曰蒼茫
城七十流落劍三千又簡王明府詩曰神仙才有數流
落意無窮又送裴五赴東川詩曰故人亦流落高義動
乾坤此皆子美避地異鄉嘆其飄流零落之意則用流
落字宜矣留落與流落不同如此非有誤也

繩牀

繩牀者以繩貫穿為坐物即俗謂之交椅之屬是也孟東野詩曰繩牀獨坐翁詩人多用之李濟翁資暇集不曉繩牀之義乃改為承牀誤矣古人稱牀榻非特卧具也多是坐物王羲之東牀坦腹而食庾亮登南樓據胡牀與佐史談咏桓伊吹笛據胡牀三弄管寧家貧坐藜牀欲穿陳蕃為豫章太守徐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沈休文詩曰賓至下塵榻漢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足凡此皆坐物也雜書初學記之類于牀榻類中不分

坐卧混而編之亦誤矣

雇

許慎說文曰雇音戶九雇農桑候鳥亦作鳬鵠爾雅
曰春鳬鵠鵠夏鳬竊玄秋鳬竊藍冬鳬竊黃桑鳬竊脂
棘鳬竊丹行鳬惜惜宵鳬嘖嘖爾雅釋音曰鳬音戶玉
篇曰雇乎古切亦作鵠鵠今以為雇僦字廣韻曰雇古
暮切本音戶九雇鳥也相承借為雇賃字然則雇字本
非雇僦雇賃之字其曰相承借用則是義無所考但借

用之耳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
山錢月三百如淳注曰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
山遣歸或說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故謂之顧山
應劭注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
錢顧薪故曰顧山顏師古注曰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
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後漢光武
紀建武三年詔女徒顧山歸家章懷太子注曰令甲女
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顧人於山伐木名曰顧山今

案前漢顧山用顧字後漢雇山用雇字二字皆借用之字也然顧音固而雇本音戶為雇鳥之字但借音顧耳當用顧字為顧山顧僦顧賃之字盖顧託顧命亦有倩託僦賃之意也

進

前漢高祖紀曰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顏師古注曰進者會禮之才也字本作賁亦作盡音皆同古

字假借故轉而為進觀國案前漢游俠傳陳遵祖父遂
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
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高祿厚
可以償博進矣顏師古曰博六博也奕圍棋也進者會
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
所負由此觀之則進音進退之進蓋進財也豪傑吏聞
令有重客故進財以賀之以為飲食之資也蕭何主進
者主其所進之財多寡之數耳負進者蓋博奕勝者得

財而不勝者進財也宣帝微時與陳遂博奕遂屢不勝而負其所進之財及宣帝即位以璽書戲之曰官高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博有勝負其財不可謂之責則蕭何所主非責矣顏師古謂進為責非也

夢

史記鄧通傳曰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上天顧見其衣襜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尊幸日

異賞賜巨萬官至上大夫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
死帝曰能富貴者在我也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鄧氏錢布天下文帝崩景帝立通免家居有告通盜出
徼外鑄錢下吏盡沒入通家通寄死人家觀國竊觀古
人以夢而用人者有若高宗夢得傳說爰立作相商遂
中興盖有如說之賢者可也使說不賢則高宗亦將因
夢而相之乎漢文帝之夢鄧通也使通果賢而有挽帝
上天之才則爵上大夫使得自鑄錢未為優也通既無

能而非輔翼之才文帝當量其力而處之而乃賞賜巨萬官至上大夫帝憂相者之言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此豈通之所能勝其任耶史稱文帝罷作露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帳帷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可謂美矣今乃以鄧通廝役之才而賜大官得自鑄錢秦漢之法寵錫無功蓋文帝為夢所誤也通以無能而冒茲大寵必為當時所切齒不甘徒以文帝偏幸莫有言者及文帝崩景帝立通下

史籍沒窮死又何疑哉文帝時有一賈誼通達國體帝
信讒而逐之乃加富貴於無能之小人其倒置如此何
耶周官有占夢乃占夢之吉凶耳若晉侯夢與楚子搏
趙簡子夢童子裸而轉以歌旦而日食晉侯夢大厲鄭
妄夢蘭凡此皆托於占筮而見吉凶者也高宗夢得說
後世固不可蹈以為轍若漢文帝則蹈斯轍而敗者與

方俗聲語

史記陳涉世家曰陳勝已為王其故人嘗與耕者欲見

王乃召入宮見殿屋帳帷客曰夥順涉為王沈沈者前漢陳涉傳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觀國案字書夥音胡果切又音懷竹切夥順之夥當讀為懷竹切蓋夥頤者楚人土語驚嘆夸大之聲也而班固於漢書乃削去頤字惟存夥字則楚俗之聲不全矣史記外戚世家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女在長陵韓嫣白武帝帝曰何不早言乃自往迎取之至門使左右羣臣入家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床下扶持出武帝下車曰噉大姊何藏之

深也詔副車載入官前漢外戚傳曰帝下車曰大姊何
藏之深也觀國案字書曰嘯胡伯切大喚也武帝歎訝
其藏匿而大喚之也而班固於漢書乃削去嘯字則不
見其歎訝之聲矣史記甘羅傳曰秦使張唐往相燕唐
不行甘羅謂文信侯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
自請之不肯汝馬能行之觀國案去者叱使聽之聲至
今四方人凡為叱退聲皆曰去也宋玉招魂每句下有
些字些音蘇箇切楚人語言之助聲也宋玉於招魂之

辭用之從其類也南史蕭澹為荊州刺史人甚安之召
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
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為爹注云爹徒我反觀國案字
書爹徒可切方人呼父也又陟邪切羌人呼父也又有
奢字正奢切吳人呼父也各從其俗耳史記張良嘗步
游下邳圯上徐廣注曰圯音怡橋也東楚人謂之圯此
亦土語也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儂字詩人亦或用之孟
東野詩曰儂是拍浪兒是也歟乃者湘楚人節歌聲柳

子厚詩曰欸乃一聲山水綠是也禮記檀弓篇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鄭氏注曰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問語助也郊特牲云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鄭氏注亦曰居讀為姬語之助也陸德明釋音皆音居作姬然則讀居音姬乃齊魯之土語也

斷

字書斷字分三音一曰都管切截也與短字同音一曰

丁貫切決也與鍛字同音一曰徒玩切絕也與段字同音其與短字同音者若易曰斷木為杵閼宮詩曰是斷是度儒行曰不斷其威檀弓曰今日而三斬板鄭氏注曰斬板謂斷其縮也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八年曰賦詩斷章又昭公十年曰請斷三尺馬而用之又二十二年曰雄雞自斷其尾又二十三年曰斷其後凡此類斷字皆音短諸音義亦皆音都管反矣其與鍛字同音者若易曰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月令曰孟夏之月斷薄

刑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曰嚴斷刑罰又十四年曰韓
宣子命斷舊獄又二十八年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
斷書曰惟克果斷前漢文帝紀贊曰斷獄數百刑法志
曰晝斷獄夜理書凡此類斷字皆音鍛諸音義亦皆音
丁貫反矣其與段字同音者若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
金春秋左氏傳昭公三十年曰徐子章禹斷其髮前漢
刑法志曰斷支體刻肌膚凡此類斷字皆音段諸音義
亦皆音徒玩反矣周禮秋官司刑曰斷獄弊訟陸德明

音義曰斷丁管反今考司刑斷獄弊訟之義斷當作丁
貫反乃決斷也音義誤矣又有斷斷二字皆俗書不可
用蓋草書斷字作斷形而世俗作字多從簡易故隸書
亦為草字之形殊不知失字法也

祠卜

南史曰吳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
王甚有靈驗遂于郡廳事安床幕為神坐公私請禱前
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以輓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蕭

琛為吳興太守至登廳事聞空中有此聲琛厲色曰生
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郡
以無事孔靖遷吳興太守居廳事無所害蕭惠明為吳
興太守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
筵榻接賓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因發背旬
日而卒季安人為吳郡太守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
廳事又於廳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人尋卒臨汝侯
蕭猷為吳興太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

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齊苟
兒反猷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數百騎
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
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濕
如汗是月猷大破苟兒觀國嘗聞先達言鬼崇之於人
但侮其當死者理或然也天下之事有必有不必君子
通理但相其宜耳後魏道武皇帝於甲子日出師有司
言紂以甲子亡不宜出師道武曰周武不以甲子日興

乎遂出師果獲勝唐李愬出兵討蔡軍吏曰往亡請避
之愬曰賊以往亡謂我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克捷西門
豹為鄴令投巫於河而鄴以大治袁君正不信巫邪有
萬世榮以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以為亂政刑於市而
焚其神郡為肅然凡此皆君子濟之以權也漢岑彭將
兵伐公孫述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其
夜蜀刺客遂殺彭魏睦固字白兔軍屯地名射犬有巫
誠曰將軍字兔而邑名射犬兔見犬必驚宜急移軍固

不從遂戰死以此知魯參不入勝母漢祖不留栢人避
凶趨吉所不可廢晉之諸王世事五斗米道及王凝之
為賊所攻凝之不設備惟恃鬼兵以禦賊俄而凝之敗
遇害此又蔽於天人之理者也秦始皇自號帝之始欲
自二三傳之至於萬世而入海求仙不務修德故止於
二世漢武帝祠神求為神仙而數用兵旅末年盜起天
下騷然王莽忌卯金刀之文而卒為劉氏所戮宋明帝
以駟字似禍字改駟為馭又諱白字以為不祥而末年

不競宋業遂衰隋文帝本封隨國之爵乃去隨之走以
為隋而煬帝南走梁武帝溺信佛法茹荼捨身而末年
不能支梧侯景之亂魏志云文帝未受禪時問朱建平
年壽幾何建平曰當壽八十而文帝壽四十建平所言
謂晝夜也晉恭帝紀曰晉元帝渡江使郭璞筮晉祚幾
何璞曰享二百年自渡江至禪宋纔一百二年璞所言
婉而倒之以永其年也段成式記唐高宗初扶牀時戲
弄筆乃亂畫紙角成草書勅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

外高宗宜為不世出之主而縱女婦之禍幾隳唐室杜陽雜編曰唐宣宗問袁集朕得幾年天子集曰四十但十字挑脚而宣宗在位止十四年然則信讖兆溺祈禱妄改作多忌諱皆以不必為必者以不必為必惡能必哉

仞

論語曰夫子之牆數仞何晏引包氏云七尺曰仞宋玉招魂曰長人千仞五臣注文選曰七尺曰仞儀禮凡言

仞字鄭康成皆注云七尺曰仞莊子曰垂水三十仞又
曰以十仞之臺又曰築十仞之城疏與音義皆訓云七
尺曰仞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又曰堂高數仞趙
岐注皆云八尺曰仞尚書旅獒曰為山九仞孔安國訓
云八尺曰仞前漢賈誼傳屈原賦曰鳳皇翔于千仞
兮顏師古曰八尺曰仞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長千仞
大連抱賈山傳曰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食貨志曰
神農之教有百城十仞應劭曰五尺六尺曰仞史記穰

侯傳曰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裴駟注引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廣韻曰七尺曰仞禮部韻畧曰八尺曰仞諸家之說皆不同觀國案周禮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八尺為尋矣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豈又以八尺為仞耶然則仞非八尺明矣廣二尋深二仞當以七尺為仞則廣一丈六尺而深一丈四尺為宜也溝與洫深

廣之數等至澮則大矣其深少殺於廣理之當然也裴駰注穰侯傳引爾雅四尺謂之仞今爾雅無此文恐古書自別有爾雅若以四尺為仞則梁城七仞纔二丈八尺耳不應云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又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自溝達於洫自洫達於澮則澮最大也若以四尺為仞則澮深二仞纔深八尺耳乃與洫深八尺同制為不合矣裴駰所引爾雅之說非也後漢輿服志曰

天子五路建太常十有二旂九仞曳地章懷太子注引鄭康成說曰七尺曰仞天子之旗六丈三尺此說是矣孟子用軻字者軻乃礙車輪之木與仞字義不同但假借用軻字耳

方書

前漢張蒼傳曰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注曰方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顏師古注曰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則主四方文書是也觀國梟古人以木為方用

以寫書有當書于方者則謂之方書張蒼為御史主柱
下方書者蓋張蒼為柱下御史也柱下御史所掌之事
當書於方者故曰主柱下方書非四方文書也若主四
方文書而謂之方書則言不成文周禮內史王制祿則
贊為之以方出之蓋王者制諸臣之祿則內史贊為之
辭而書之于方然後頒出故曰以方出之又外史掌
四方之志達書名于四方此即四方文書也哲族氏掌
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

有八星之號懸其巢上則去之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
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又曰謹連其事于左方凡此
言方皆謂書其事於木方也張蒼所主方書是亦書其
事于方耳古人寫書者有簡有策有籒有方有牘有札
有槧有版蓋簡策籒皆以竹為之方牘札槧版皆以木
為之簡者間也以竹為之用以寫書後漢吳祐父恢以火
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晉武帝時汲郡人
掘塚得竹簡古書十餘萬言所謂竹簡書此類是也策

象冊字形中有二編孔子讀易韋編三絕者以韋貫編作冊也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春秋左氏傳曰王命內史策命晉侯為侯伯皆謂書其文於策也籒以竹為之其形有方角亦作觚所謂操觚者可持以書也方以木為之柱下方書以方出之類是也牘以木為之所謂尺牘者盈尺之牘史記周勃傳曰獄吏乃書牘背示之前漢昌邑王賀傳曰簪筆持牘趨謁此類是也札以木為之而薄小者前漢司馬相如傳曰

上令尚書給筆札又曰遺札書言封禪事又郊祀志曰
卿有札書顏師古注曰札木簡之薄小者故朱博傳曰
與筆札使自記姦臧投刀使削所記然則札可以托書
而不可以垂久遠非如簡策可以垂久遠也槧以木為
之可修削者玉篇曰槧削版牘也論衡曰斷木為槧釋
名曰槧版長三尺揚子法言或問叔孫通曰槧人也注
曰簡牘之人也西京雜記曰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蓋
言修削書也版以木為之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

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司會掌版圖之貳內宰掌書
版圖之法而大胥掌學士之版蓋版以記戶籍圖以記
土地論語曰式負版者謂民數書於版者也古未有紙
故簡牘以竹或木為之其謬誤則以刀削之故刀筆吏
者持刀筆以自隨乃俗吏之所為也至後世則或以鱣
帛寫書故紙字從系帛字從巾皆以鱣帛為之至蔡倫
乃用木屑麻頭敝巾魚網以為紙自是天下從用焉若
夫以玉為冊則謂之玉冊以金為簡則謂之金簡以金

為版則謂之金版五臣注文選冊魏文九錫文曰諸侯
進爵受於玉冊吳越春秋曰禹東巡岱山發金簡之書
得通天地之理周禮職金曰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此
蓋各以金玉正名其物也

蔡

字書曰蔡龜也亦國名周蔡叔之後也春秋襄公二十
三年左氏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杜
預曰大蔡大龜也前漢食貨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

如馬人用莫如龜故金三品有文龜直三千小文龜直三百王莽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有元龜公龜侯龜子龜其貝朋各有差是為龜寶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如淳注曰蔡國出大龜顏師古注曰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臣瓚注曰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若龜出楚亦名龜為楚耶觀國蔡蔡本出龜故名龜為蔡而謂大龜為大蔡亦猶冀多良馬天下名良馬為冀盧水黑

而天下謂黑為盧臣瓚未之思耳蔡又訓放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曰蔡放也蔡又訓法禹貢曰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孔安國曰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沴

許慎說文曰沴郎計切水不利也廣韻曰沴妖氣也前漢五行志曰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戾義亦同後漢五行志曰氣之

相傷謂之沴鄭康成曰沴沴也觀國案沴者相違之義也五行之性相違而不相為則災禍由之以生古之論五行者有六沴謂金沴木也木沴金也水沴火也火沴水也金木水火沴土也金木水火土沴天也六沴之作皆緣五事之不修故五行為之相違而沴焉是故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木不曲直而金沴木也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則金不從革而木沴金也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則火不炎上而水沴火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則水不

潤下而火沴水也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則土失其性而
金木水火沴土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五事皆失而
金木水火土皆沴乎天也金沴木則木氣病春秋書雨
木水太室屋壞之類是也木沴金則金氣病周威烈王
九鼎震之類是也水沴火則火氣病春秋書大水之類
是也火沴水則水氣病春秋書大雨雪大雨雹之類是
也金木水火沴土則土氣病春秋書地震山崩之類是
也至於沴天則厥咎眚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日月

亂行星辰失次人怨神怒而變禍生焉是皆五行之性
相違而不相為用之驗也尚書大傳曰六沴之作歲之
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
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康
成曰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
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
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隅中至
日昃為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者受其凶

咎也然則禍福必有基在云為之際可不慎哉

牙衛

李濟翁資暇集曰世言衛兵乃牙兵也旗謂之牙旗觀國考書史言牙兵與衛兵自是兩事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故後世有牙兵之號而所建之旗謂之牙旗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立於元帥帳前所謂高牙大纛是也唐制天子朝羣臣謂之正衛御史正衛彈奏是已有南衛而統禁兵者謂之衛兵其子謂之衛內國朝皇太子判

開封牧謂之判南衙而統禁兵者謂之三衙然牙兵衙兵自是兩事李濟翁以衙兵為誤而專欲謂之牙兵非也許慎說文衙音語無他音楚詞曰導飛廉之衙衙蓋衙讀音語衙衙行貌也至玉篇廣韻始收牙音春秋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陸德明曰衙音牙漢書地理志馮翊有衙縣如淳曰衙音牙又官府謂之衙故玉篇曰衙叅也廣韻曰衙府也然則衙音牙亦著矣而許慎說文止收語音豈牙音又出於後耶

甌甌

揚雄方言曰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甌郭璞注曰甌丁甘切所謂家無甌石之儲也字書曰甌小罍也古人多假借用字故以儋擔二字代之蒯通傳曰守儋石之祿揚雄傳曰乏無儋石之儲劉毅傳曰家無儋石之儲皆用儋字漢明帝紀曰生者無擔石之儲又用擔字蓋儋擔二字皆假借用之以代甌字也而訓釋者不悟如顏師古注漢書乃音儋為都濫反又謂一人之所負擔皆誤

也石者百二十斤也五權之法銖兩斤鈞石二十四銖
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則石百二十
斤也秦始皇衡石程書者自決事文書日以百二十斤
為程然則甌石乃二物一甌一石之糧言甚少也韓退
之秋懷詩曰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甌用之不誤也周
禮牧人曰凡外祭毀事用虋可也鄭氏注曰故書毀為
甌虋作龐杜子春曰甌當為毀龐當為虋周禮音義曰
甌丘例反揚子法言曰甌陶天下其在和平剛則甌柔

則恆宋咸注曰甗破瓦又破罌也言陶太剛則破裂揚子音義曰甗五計切破罌又力制切破瓦也觀國案爾雅釋器曰康瓠謂之甗郭璞注曰瓠壺也爾雅音義曰甗音契以此知甗者瓦罌也揚子云剛則甗者太剛則有破裂之患也鄭氏注周禮乃欲改毀事為甗事則於牧人掌牲之職義無所考蓋牧人掌牧六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所謂毛之者取純毛也毀事用龐者龐雜色不純也

毀事謂毀除裁咎之屬用雜色毛牲而已毀尨二字於
牧人之職先後文義皆通若曰既事用龐則文義不通
矣鄭氏引故書者別本周禮也別本周禮頗訛誤不可
援以為據

茶

爾雅曰茶苦菜谷風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繇詩曰
周原膴膴荼如飴毛詩皆訓曰荼苦菜也凡此茶字
皆讀音徒乃菜之苦而可食者也良耜詩曰其鏹斯趙

以薺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鄭氏箋曰以田器薺去
茶蓼也出其東門詩曰出其閨闈有女如荼雖則如荼
匪我思且鄭氏箋曰茶茅莠也周禮掌茶掌聚茶以供
喪事鄭氏注曰茶茅以著物也儀禮既夕禮曰茵著用
茶考工記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鄭氏注曰
如茅莠之色凡此茶字亦讀音徒然皆茅莠也非苦菜
也玉藻曰天子搢珽諸侯茶比茶字音舒乃琰玉也亦
通茶耳考工記弓人為弓斲木必茶比茶字亦音舒義

亦與舒同爾雅曰藁蔞茶郭璞注曰芳也音義曰茶食
遮反案字書曰芳葦華也其別名為藁蔞方言不同耳
爾雅曰檟苦茶郭璞注曰木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
羹飲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薺蜀人名曰
苦茶此茶字讀音宅加切廣韻曰茶宅加切苦茶也亦
作檟俗作茶然則宅加切者本亦用茶字而俗書為茶
下從木非字法也書史汭襲遂用茶字蓋與苦菜之茶
相避也唐書陸羽傳曰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

法之具天下益知飲茶矣觀國案管夷吾摘山煮海以富齊國其來已久豈待陸羽作茶經然後天下益知飲茶耶盧仝茶歌曰天子須嘗陽羨茶閱此當知唐時以陽羨茶為第一也陽羨在常州本朝建溪始盛

櫺

南史王琨傳曰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櫺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櫺在匣中不須作檢取果得焉觀國案諸字書無此櫺字惟類篇有

櫛字讀音表周禮春官肆師曰祭之日表齎盛鄭氏注
曰故書表為對對表皆謂徽識也以此觀之則紫櫛者
天子征討其禮儀中有物如徽識節旄者是也周禮有
故書者別本周禮也用對字者爾雅曰大鐘謂之鏞其
中謂之對音義曰對音馱廣韻對字音剽注曰亦作剽
然則對剽二字其實一字也玉篇曰櫛平表切物落也
南史紫櫛字從櫛玉篇櫛字從對其實亦一字也但音
訓異耳凡史書用字多假借音訓用之如櫛之音表字

也後漢輿服志曰佩刀皆以白珠鮫為鏤口之飾案字書鏤字撫招切注曰刀劍鞘下飾也史用鏤字與字書不相應而其義則不異未為乖也然則偏旁增損有害於義者此類是矣若害於義則為不知類

路

周禮巾車典路皆掌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注曰路王之所乘車也王在焉曰路觀國案不言輅而謂之路者爾雅曰一達謂之道路蓋路大也王者所

乘之車一達而大通故謂之路韓奕詩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鄭氏箋曰人君之車曰路車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商路也乘路周路也月令曰天子乘鸞路後漢輿服志曰天子五路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路凡此皆言路皆謂王者所乘之車也車者貴賤之所通乘唯天子所乘獨謂之路亦猶屋者貴賤之所通居唯天子所居獨謂之黃屋圭者貴賤之所通執唯天子所執獨謂之鎮圭盖天子之禮尊且

大有以別於臣庶故也路亦通用輅字故後世作史者
凡記禮儀皆用車輅字其義一也輅又讀音五嫁反春
秋宣公二年左氏傳曰狂狡輅鄭人又僖公十五年左
氏傳曰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又成
公十六年左氏傳曰卻至從鄭伯其右弟翰胡曰諜輅
之杜預皆曰輅迎也陸德明音義皆曰輅五嫁反此假
借用字者也前漢婁敬傳曰敬脫輓輅蘇林曰輅音凍
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輓之一人推之孟康注曰

輅胡格反紫字書輅字胡格反輓車當胸橫木也然則
本用輅字史家從省文用輅字耳

天祿

西漢未央宮有天祿閣以藏秘書揚雄校書天祿閣是
也觀國案天祿者獸名也後漢靈帝紀中平二年復修
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及天祿蝦蟇章懷太子注曰
天祿獸也時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列於蒼龍玄武闕
外鐘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

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即天祿辟邪並獸名也天祿閣亦因獸立名又後漢宦者張遜傳曰使掖庭令畢嵐鑄天祿蝦蟆吐水于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後漢輿服志曰皇后謁廟服步搖以黃金為山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觀國案後漢輿服志又謂之天鹿則天祿為獸不疑矣古之殿閣宮館多取禽獸以為名如白虎麒麟鳩鵲屬玉之

類皆當時指實事而為名又加以文石砌渠則謂之石渠閣立銅馬于殿門則謂之金馬門初無文飾之語也大禹謨曰天祿永終孔安國訓云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漢食貨志曰酒者天之美祿凡此言天祿乃福祿之祿與天祿閣義不同

切

前漢外戚傳曰孝成趙皇后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

塗白玉堦顏師古注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脊冒其頭以金塗其上後漢班固傳兩都賦曰於是玄墀釳切玉階彤庭章懷太子注曰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釳音口文選班固兩都賦曰於是玄墀釳玉階彤庭五臣注曰釳砌鏤砌也觀國策切者戶限也銅沓冒者以銅包之而以黃金塗之故班固賦云釳切者案字書釳金飾器也所謂黃金塗乃以金飾之而文選以為釳砌且既有白玉階矣豈有金塗砌者

砌亦不可以銅冒文選改切為砌非也五臣曰釳砌鑊砌也釳亦非鑊蓋皆訓之說也戶限謂之切者其限齊如刃之切物所謂一切者亦取一槩整齊之義前漢平帝紀元始元年詔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顏師古注曰一切者猶如以刃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史記李斯傳曰請一切逐客又貨殖傳曰一切用文持之又太史公自序曰唯一切嚴削前漢趙廣漢傳曰一切治理又路溫舒

傳曰一切不顧國患又王莽傳曰設此一切之法後漢
光武紀曰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又明帝紀曰大逆無
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唐書僕固懷恩傳曰其他一
切赦之凡此言一切皆讀音千結切其義皆同也唯佛
書一切音砌儒家不當襲其音

雁塔

兩京新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無漏寺貞
觀十二年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寺於無漏寺故

址以慈恩為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
元楚所立國人謂之鴈塔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
恩寺塔因此謂之雁塔題名塔以石為壁唐人遊觀留
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塔屢遭火而斷石遺字猶
有存者近時好事者裒其遺字作十卷鐫之石進士題
僅存數處餘皆唐賢游觀留題也賈公談錄曰唐李行
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未畢而書吏得疾暴卒遂更呼一
善書吏而吏方醉磨墨鹵莽或淡或濃一榜之字濃淡

相半反致其妍遂成淡墨故事本朝禮部貢院放榜亦以淡墨書榜首蓋循唐故事也因此賀人及第用雁塔題名淡墨題名以為事實唐摭言曰進士及第賜宴曲江狀元置司處謂之團司年最少者為探花郎皆唐故事也唐書歐陽詹傳曰詹舉進士與韓愈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故先達詩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世以為榮盛莫比

瀆

唐書許敬宗傳曰高宗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
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
敬宗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潛
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觀國案前漢郊祀志曰天
子祭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顏師古注曰
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所謂發源而
注海者江河淮濟皆發源于西而注乎東受他水而不

為他水之所受有直通之意故謂之瀆天下洪流巨谷
雖多然自發源以往皆為他水之所受未有如四瀆不
為他水之所受許敬宗乃言瀆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
海其說非也瀆與獨雖同音而其義則大不同豈遂以
瀆為獨耶四瀆正因受餘水而不為餘水之所奪故能
直赴於海而敬宗乃言不因餘水獨能赴海非也禹貢
道沅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
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於海前漢地理志引

禹貢道沈水東流為涕顏師古注曰泉出王屋山名為
沈流去乃為涕也涕與濟同蓋濟水雖潛流屢絕而亦
自發源赴海不為他水之所奪故居四瀆之數而敬宗
以為獨而尊亦非也瀆亦通用竇字周禮大宗伯以血
祭祭五祀五岳鄭氏注曰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岳之匹
或省文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
氏注曰四望五岳四鎮四竇也竇亦通直之意瀆與竇
雖異文而義則同以此觀之則四瀆或讀為四竇春秋

桓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杜預
注曰句瀆之丘穀丘也釋文句音鉤瀆音豆又哀公六
年左氏傳曰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瀆之丘釋文瀆音豆
然則瀆實二字通用矣鄭康成讀四瀆謂之四瀆則四
瀆或讀作四實可知矣

服

禮記雜記篇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
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

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鄭氏注曰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觀國竊詳此禮乃為父三年為母三年當各持其服不併日而計也設有父之喪未終而又有母之喪則當俟父之喪三年除祥已畢然後反服母喪之服又三年始畢此所謂各持其服不併日而計也若今日有父之喪而明日又有母之喪苟止服三年而畢則是以父母六年而併日以計為三年也於禮為畧而

於人子報親之心為不足矣今世有父之喪未終而又
有母之喪唯計母喪三年而畢事或有母之喪未終而
又有父之喪唯計父喪三年而畢事是併日而計也是
於父母之喪未嘗有六年之服也若然者於其厚者薄
矣諸父昆弟之喪尚不併日而計而況於父母之喪耶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
可已矣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衣於女安乎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于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觀國案周衰禮義陵夷列國之君不能遵先王之法而違禮踰制者多矣齊宣王欲短喪母足怪者至于宰子曰親聖人之教列在言語之科為孔門上弟宜其守正不悖於道而方且以三年之喪為久而疑之何其言之乖刺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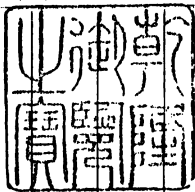
此觀國案孝經曰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王制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喪服四制曰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史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昔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則以宰子之賢而於此有疑焉亦可駭也矣

射干

史記司馬相如傳子虛賦曰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射干穹窮昌蒲江離靡蕪諸蔗芭且又曰其上則有赤
猿蠓螭鴛鵒孔鸞騰遠射干前漢司馬相如傳子虛賦
曰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穹窮昌蒲江離靡蕪諸柘
巴且又曰其上則有宛鶡孔鸞騰遠射干史記於芷若
字下有射干前漢於芷若字下無射干顏師古注以漢
書為是而史記為非後世文士嘗於此而疑焉觀國案

子虛賦此一段數百言皆以四字為一句以史記之文讀之則用射干字乃成四字一句於文則順於韻則協以漢書之文讀之則去射干字遂不成句法以此知史記之文為是而漢書之文闕也射干草名又獸名子虛賦兩言射干前言射干者草也後言射干獸也神農本草於草部有射干注曰射音夜或為夜干宋玉高唐賦曰青莖射干揭車苞并此即射干草也漢書音義曰射干似狐能緣木此即射干獸也子虛賦雖兩言射干而

實為兩物於文義異嫌焉文選子虛賦用史記之文而字多用俗書如以昌為菖以江為茝之類皆俗書也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楊倞注曰據本草射干是草云木誤也觀國策射干雖草類而通以木名之不害於義夫以荀卿之博學豈不能區別夫草木耶而云誤者非也



學林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學林卷六

詳校官中書_臣羅錦森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_臣葉岐鳳

欽定四庫全書

學林卷五

宋 王觀國 撰

蒲柳

爾雅曰檉河柳旄澤柳楊蒲柳所謂蒲柳者乃柳之一種其名為蒲柳是一物也春秋左氏傳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杜預註曰蒲柳可以為箭崔豹古今註曰蒲柳水邊生葉似青楊亦名蒲楊則蒲

柳為一物可知矣後漢馬融傳廣成頌曰樹以蒲柳被以綠莎用蒲柳對綠莎不誤也晉書顧悅之與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以松柏對蒲柳意為蒲草與柳為二物也誤矣杜子美重過何氏詩曰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梁亦以蒲柳為二物蓋循悅之之誤也歐陽文忠公乞解政事表曰念其蒲柳質易朽而先衰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又表曰四體癯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眊

脊幾不辨于駟驪皆承襲用之耳孟子曰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案爾雅曰遵羊棗郭璞註曰實小而圓紫黑色俗呼為羊矢棗蓋羊棗者棗之一種其名為羊棗是一物也與蒲柳同

矢

矢以木為之亦以竹為之北方皆以木為矢南方皆以竹為矢蓋北方少竹而南方竹多各因其土俗所生之物而為之也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此以木為矢也

禹貢荊州厥貢惟篚簋楛孔安國曰楛中矢幹武王克
商肅慎氏貢楛矢石砮此以楛木為矢也爾雅曰楊蒲
柳郭璞註曰可以為箭此以柳木為矢也前漢匈奴傳
曰匈奴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北齊郎基為海西鎮將削
木為矢玉篇木部枸櫞木楸櫟木振木羸木註曰皆中
箭奇此皆以木為矢也顧命曰和之弓倕之竹矢此以
竹為矢也所謂箭者竹箭也竹箭其材可以為矢故周
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

會稽之竹箭言竹箭之材可以為矢故廣韻曰箭竹節間三尺可以為矢淮南子曰齊桓公欲征伐甲兵不足令訟而不中者出一束箭乃矯箭為矢此以竹箭為矢也故周禮弓人為弓矢人為矢自古唯言弓矢而未嘗謂矢為箭至後世乃或謂之弓箭夫呼矢為箭則不當其義矣若唐書薛仁貴三箭定天山之類是也矢刃又謂之鏃又謂之矟周禮矢人曰刃長寸爾雅曰金鏃箭羽謂之鏃字書曰石為矢鏃曰石矟所謂楷矢石矟也

史記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劉向新序曰楚熊渠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左太冲吳都賦曰應弦而飲羽或曰沒矢或曰沒羽或曰飲羽其義則一也

尺一

後漢酷吏楊球傳曰不得稽留尺一又後漢陳蕃傳諫書曰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章懷太子註曰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觀國

案後漢輿服志劉昭註引漢舊儀曰璽書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書封璽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然則雖用尺一板以寫詔書而必封之以囊中約之而書題其封又用璽焉故謂之璽書人君降詔命謂之賜璽書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是也史記酷吏杜周傳客有謂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裴駟註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觀國案法律者

一定之制故以三尺竹簡書之明示其凡目使百官萬民循守之故謂之三尺若夫人君有所損益廢興有所誥誡獎諭則必為詔令而以尺一板書之囊而封之加璽焉故謂之尺一蓋與三尺異矣

敎改

許慎說文曰敎音開改音以敎改大剛卯以逐鬼彪玉篇曰敎改剛卯也大印以辟鬼也廣韻曰敎改大堅也觀國案前漢王莽傳曰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

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
皆不得行服虔註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
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銘其
一面曰正月剛卯也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註曰剛
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
底如冠纓頭韃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
央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變龍
庶疫剛痺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

爾固服化茲靈爰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痺莫我
敢當顏師古註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莽以劉
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又案
後漢輿服志曰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
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
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
央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命祝融以教夔龍
庶疫剛痺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服化

茲靈及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瘳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劉昭註曰以正月卯日作觀國以兩漢所載剛卯制度考之則赦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謂之剛卯又謂之大堅佩之以辟邪所謂佩雙印則一印刻三十有四字一印刻三十有二字總為六十六字其長廣分寸制度因時不同其刻文則同亦猶人日戴符勝之類蓋祓除不祥之一端也王莽欲篡而心惡劉字之文故正月剛卯與夫金刀之錢皆禁而不得行夫卯金

刀之兆已形矣雖禁之無補也莽以貨泉為錢布之文而卒有白水真人之應豈偶然哉

姓名同

司馬相如慕蘭相如而名相如李綱慕張綱而名綱姓異而名同可也若夫姓同而名又同惡知其非本宗耶漢之李廣顯矣北齊又有侍御史李廣漢之孔安國顯矣晉又有尚書左僕射孔安國漢之張衡顯矣隋又有御史大夫張衡魏之王肅顯矣後魏又有鎮南將軍王

肅晉之劉洪顯矣北齊又有獲澤縣公劉洪晉之王雅
顯矣隋又有宜陽郡公王雅晉之李密顯矣唐又有邢
國公李密後漢顯宗時大司農鄭衆顯矣和帝時又有
宦者鄭衆晉武帝時光祿大夫劉毅顯矣安帝時又有
荊州刺史劉毅唐代宗時武威郡王李光進顯矣憲宗
時又有振武節度使李光進唐德宗時左散騎常侍韋
綬顯矣穆宗時又有山西南道節度使韋綬唐代宗時
涇原節度使李觀顯矣正元中又有太子校書郎李觀

凡此皆姓名同者姓名同則必有以別其非本宗苟無以別其非本宗則是可與祖先同名也於義不安矣若夫晉安帝時司馬德宗字德宗晉恭帝時司馬德文字德文晉會稽王司馬道子字道子晉孔安國字安國南史蔡興宗字興宗王僧孺字僧孺劉孝綽字孝綽任孝恭字孝恭師覺授字覺授唐李神符字神符李元嘉字元嘉張嘉正字嘉正高崇文字崇文郭子儀字子儀張孝忠字孝忠尚可孤字可孤劉允濟字允濟孟浩然字

浩然田承嗣字承嗣張巡字巡李脩字脩劉濟字濟田緒字緒凡此皆名與字同乃一身所呼無所嫌也

巫覡

國語說文漢書郊祀志鄭康成注周禮註禮記集韻類篇皆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玉篇廣韻皆云在男曰巫在女曰覡觀國案周官有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又有男巫有女巫通謂之巫而不謂之覡若言巫覡則必有別矣今案檀弓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

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
之母乃已疏乎謂巫為愚婦人則女為巫矣女為巫則
男為覡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左氏傳曰公欲焚巫尪
杜預註曰巫尪女巫也史記西門豹傳曰其巫老女子
也史記封禪書曰高祖於長安置祠祝官女巫有梁巫
晉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皆女巫也前漢地
理志曰齊襄公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
家主祀然則當以女巫男覡為是顏師古見諸家之說

不同故於漢書郊祀志曰巫覡亦通稱耳非也唐書安祿山傳曰祿山本姓康母阿史德為覡居突厥中此以女為覡者蓋作史者但知男巫女覡之語而為之說未之究耳

及

玉篇廣韻皆曰及而灼切搏桑及木也然則搏桑即扶桑也及木即若木也后之文士變及為若耳扶桑在東若木在西事見山海經故離騷曰飲余馬於咸池兮

總余轡於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兮以相羊蓋
扶桑者日出之處若木者日入之處折若木以拂日者
日既西矣猶能拆若木以揮拂其日使之不暮而我尚
逍遙安舒以遊也謝希逸月賦曰嬋扶桑於東沼嗣若
英於西冥若英即若木也此理甚明然李賀詩曰天東
有若木豈賀誤耶桑字上從叕又有桑字乃俗書不可
用若又為香草名曰杜若屈平九歌曰采芳洲兮杜若
故謝元暉詩曰芳洲采杜若唐貞觀中敕下度支求杜

若省郎責坊州貢之其事謬誤遂傳而不可泯若又音人者切比魏複姓有若干氏若久氏周書有若干惠後燕錄有若久和是也又釋典言般若者於華言為濟彼岸南史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十一月幸同泰寺說般若經是也釋典或作惹凡音人者切者皆出於西域釋典之語

飲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曰王遂出及坎飲陸德明

釋音曰飲大感反又襄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曰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陸德明釋音曰飲口感反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飲然則過人遠矣張鎰釋音曰飲音坎觀國案字書飲字口感切胡感切口含切三音其義則欲得也貪恧也未嘗有大感切之音左氏傳曰飲用牲孟子曰自視飲然皆音飲為坎是也唯左氏傳王遂出及坎飲音飲為大感反於字書無此音蓋坎飲地名也杜預註曰坎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後漢郡國

志河南鞏縣有坎欲聚是也易坎卦曰入於坎窞釋音
曰窞徒坎反而此坎欲用欲字蓋地名有自古相傳呼
他音而字書不收其音者如蓮勺之蓮音輦堵陽之堵
音者橐臯之臯音姑襄賁之賁音肥此類是也然則坎
欲之欲皆音大感反乃自古所呼之音固不可以字書
繩之也欲用牲加書徵之者穴坎以埋牲而加書為驗
詐作盟處也此欲字讀音坎其義則穴地也自視欲然
者附之以韓魏富貴之盛而自視闕然不自矜滿非知

道者不能如此故曰過人遠矣此欲字亦讀音坎其義則虛已也案字書召音坎穽也故字凡從召者皆有虛闕之義

飮

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飮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飮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趙岐註曰飮取也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知賢人可與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章指注曰

取人不知失其臧否孫奭音義曰今案古書及諸書並無此飴字郭璞方言註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飴奴兼切觀國案玉篇食字部有飴字註曰達兼切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與孟子言飴之義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飴之義則趙岐以飴訓取是也當如郭璞方言言其字從金為銛案玉篇廣韻曰飴他點切取也其義與孟子之文合矣廣韻上聲銛音忝而平聲又有銛字

音纖訓曰利也許慎說文以銛為音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孫奭曰本亦作銛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皆有異同廣韻曰銛音黏食麥粥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蓋別本孟子誤為尤甚

臯

前漢地理志河南郡成臯縣河內郡平臯縣後漢郡國志河南有成臯縣河內有平臯縣在前漢書用臯字後

漢書用皐字觀國案許慎說文皐字下从𠂔大刀切進也亦作𠂔亦作𠂔从大十大十者猶兼十人也故皐字亦作皐於偏旁之義皆不失也古人多假借用字故後漢書用皐字今案字書皐羊益切又尼輒切伺視也其字从日从𠂔蓋𠂔音聶其字形與其音其義皆與皐不同皐之為義澤也因其有澤之義故變皐為皐以澤字从皐故也雖云假借實失其義史記天官書曰其色大圜黃淖裴駟注曰淖音澤蓋司馬遷變澤為淖故范蔚

宗以臯罽二字通用之也今以偏旁推之皀皀皀與夫譚皀皀音與義皆異不可假借通用明矣後漢馬援傳曰交趾女子側貳反璽書拜援伏波將軍章懷太子注引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臯令印臯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蓋古人假借用字者多而承流淺學者

遂從而支離改作自非曉古文字者不能是正之也

徧

許慎說文曰徧方見切市也廣韻曰徧方見切周也俗作遍堯典曰徧于羣神北門詩曰室人交徧適我室人交徧摧我天保詩曰徧為爾德周禮行人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春秋昭公十三年左氏傳曰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曲禮曰徧祭之曾子問曰五日而徧過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爾

雅曰宣徇徧也前漢禮樂志曰海內徧知上德又郊祀歌曰徧觀此望瑤臺凡此皆用徧字不用俗書遍字也文王詩曰宣昭義問鄭氏箋曰宣徧也賡詩曰敷時繹思鄭氏箋曰敷徧也然則漢人亦皆用徧字至後世乃多用俗書遍字陸德明撰諸經音義於徧字下皆注曰音徧又於見字下皆註曰賢遍反又如樂章次第謂之遍疊皆用俗書遍字至今用之者多也辨辯二字皆有徧音春秋定公八年左氏傳曰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

廟而出杜預曰辯猶周徧也陸德明音義辨音遍禮記
內則曰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宰辯告諸男名樂記曰
其治辯者其禮具雜記曰啟皆辯拜玉藻曰先飯辯嘗
鄭氏註皆曰辯徧也尚書舜典曰徧于羣神史記帝堯
紀引書曰望于山川辯于羣神凡此辨辯二字皆讀作
徧也然則隋唐以來用俗書遍字者始多

父

閔宮詩曰荆舒是懲鄭氏箋曰懲父也陸德明音義曰

艾魚肺反小毖詩曰予其懲而毖鄭氏箋曰懲艾也陸
德明音義曰艾五蓋反今案二詩言懲艾之意則同而
音義分二音者爾雅曰艾長也艾歷也艾相也艾養也
字書曰艾魚肺切治也又五蓋切老也長也養也然則
所謂懲艾者懲治之也當以閔宮詩音為是禮記表記
曰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鄭氏註曰懲謂創艾陸德明
音義曰艾音入蓋與閔宮小毖詩言懲艾之意則同也
小旻詩曰或肅或艾臣工詩曰奄觀銍艾祭統曰草艾

則墨月令曰毋艾藍以染春秋隱公元年左氏傳曰楚
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凡此艾字皆魚肺切者也訪落
詩曰朕未有艾鴛鴦詩曰福祿艾之南山有臺詩曰保
艾爾後閔宮詩曰俾爾耆而艾春秋隱公二年左氏傳
曰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凡此艾字皆五蓋切者也又治
也書曰有能俾乂政乃乂俊乂在官萬邦作乂亦克用
乂之類皆訓治而書史亦或借用艾字史記封禪書曰
方內艾安人民靡疾又曰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

安前漢五行志曰從作艾又曰艾時陽若如此類是也

格

格亦讀音閣前漢文三王傳曰太后欲以梁王為嗣大臣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蘇林注曰格音閣又酷吏義縱傳曰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

成之事也顏師古注曰格音閣又淮南王安傳曰安雍
闕奮擊匈奴者雷被格明詔顏師古註曰格音閣史記
平準書曰張湯為廷尉而廢格沮誅窮治之獄用矣凡
此格字音閣其義則廢塞而不用之意也吾丘壽王傳
曰以義格五待詔蘇林注曰格五博之類不用箭但行
梟散孟康注曰格音各行五相各故言格而廣韻格字
注曰古伯切亦格五博屬也觀國案格五者鬪行碁也
當音各於義為通廣韻各字韻中亦有格字註云木枝

也故許慎說文曰戟有枝兵也而釋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以此知凡言枝格者格當讀音各也史記楊璞傳曰置伯格長徐廣曰格古村落字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而前漢楊璞傳曰置伯落長顏師古曰置伯及邑落之長以此知史記格字讀音落也禮記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鄭氏注曰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案字書洛胡革反則扞格讀音胡革反也字書格字從手古伯切擊也闔

也文選相如子虛賦曰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五臣注曰格擊也左太冲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擒萬萬笑而被格五臣注曰格殺也史書言格殺格鬪者當用從手之格而亦或用從木之格如漢書子虛賦用從木之格蓋古人於從木從手之字多通用之如攬槍攬槍之類是也書曰伊尹格于皇天而王莽傳曰臯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蓋假亦音格義可通用

軀劉

後漢禮儀志曰立秋之日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章懷太子注引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驅膾又引風俗通曰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膾臘而相遺以水又嘗新始殺禽曰驅膾又後漢祭祀志曰立秋之日以一特牲祭先虞于壇天子射牲以祭宗廟名曰驅劉觀國案古謂之驅膾至漢名曰驅劉蓋漢人呼膾為劉故婁敬傳曰婁者劉也賜姓劉氏然則驅劉驅膾其事一也爾雅曰驅似狸郭璞注曰今驅

虎也大如狗文如狸字書曰貍敕俱切獸似狸劉者殺也以此考之則貍劉者殺禽獸以祭也託此以肄兵習戰耳必於立秋日者講武之時也字書曰膾者飲食祭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獵取禽獸以祭楊子法言曰不膾臘也歟是也前漢武帝紀太初二年令天下膾五日祠門戶比臘蓋漢人膾在八月而云比臘者其獵取禽獸以祭其禮比于膾耳若蜡臘則在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與膾異矣至後漢乃定以立秋日貍劉其禮

得也

冒名

冒名以冀利達從古有之前漢王莽傳曰立國將軍奏一男子遮臣建車自稱漢氏劉子興成帝子也收繫即常安姓武字仲大逆不道請論奏可後漢王郎傳曰初王莽篡位常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興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興趙林等因此宣言當立劉子興以觀衆心遂入邯鄲城立即為天子光武自薊引兵拔邯鄲斬

卽唐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入
東宮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囚后東都
而河南為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代宗立以德宗為
太子訪后不得德宗立詔遣使者分行天下物色咨訪
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與女官李貞一嘗從
后遊李見高疑問之含糊不堅而年狀差似后常削脯
哺帝傳傷左指高亦常剖爪傷指於是迎還官力士子
知非是具言其情詔貸之唐穆宗正獻皇后蕭氏閩人

初去家入長安不復知其家存亡惟記有弟后生文宗
及文宗立封后為太后帝為訪其弟有男子蕭洪因后
姊婿白見之后謂真弟拜金吾將軍出為河陽三城節
度使徙鄜坊會閩有男子蕭本自稱太后弟乃召洪下
獄按治流驪州賜死擢本贊善大夫會福建觀察使唐
扶上書泉州男子蕭宏自言太后弟詔與本辨皆妄本
流愛州宏流儋州然太后真弟庸輒莫能自達觀國竊
謂中人之性未有不為利祿之所誘者然至於不顧後

患而冒居之其愚亦甚矣當蕭太后求弟時其真弟決不存矣夫以太后之尊求弟如此其篤豈有庸輒莫能自達者史辭誤也德宗終不能得沈太后蕭太后終不能得真弟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知此可以無怨尤矣

寓錢

史記張湯傳曰會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注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葬唐書王璵傳曰漢以來葬喪皆有

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事至是璵乃用之觀國
案王璵傳曰璵少為禮家學明皇在位久推崇老子道
好神仙事廣修祠祭靡神不祈璵上言請築壇東郊祀
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為祠祭使璵專
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祈禱大抵類巫覡至是乃以里俗
紙寓錢用之是國家凡有祠祭皆用紙寓錢也璵少為
禮家學當推先王典禮之不紊於經者以告於上而乃
專託鬼神以諂人主肅宗立璵又以祠禳見寵俄拜平

章事又為淮南節度使故史臣曰璵望輕無他才不為
士議許可既驟得政中外悵駭又曰始璵託鬼神致位
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然則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可不慎哉璵既以紙寓錢用於祠祭世俗常情多
信鬼神於是公私沿襲用之信彌篤矣五代史晉天福
八年寒食望祭焚御衣紙錢史譏其不經也上之化下
速於影響導之失宜久則難革人君一舉錯其可輕耶

於

於字讀音烏者如詩曰於乎前王不忘於乎小子之類
皆歎辭也於亦與烏通用後世因改於乎為烏乎又改
為嗚呼其實一也後漢蔡邕篆石經用於乎字本朝章
友直篆石經用烏庠字義亦皆通書稱禹曰於帝念哉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僉曰於鯨哉孔氏傳曰都於歎美
之辭也詩稱於皇武王又曰於皇時周又曰於皇來牟
又曰於鑠王師又曰於赫湯孫又曰於穆清廟又曰於
穆不已又曰於昭于天又曰於萬斯年凡此於字皆讀

音烏毛氏訓曰歎辭也靈臺詩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毛氏訓曰言靈道行於沼也詩又曰於論鼓鐘於樂辟
靡鄭氏箋曰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
辟靡中者凡此於字讀為央居切者也清廟詩曰無射
於人斯毛氏傳曰不見厭於人也賚詩曰時周之命於
繹思鄭氏箋曰於女諸臣發封者陳繹而思行之雖詩
曰於薦廣牡鄭氏箋曰於進大牲之牡堯典曰黎民於
變時雍毛氏傳曰萬民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凡

此於字亦讀為央居切而釋音或音作烏世或讀音烏者皆誤也史記張儀傳曰儀說楚王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又楚世家曰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六百里裴駰注曰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然則商於之於亦音央居切廣韻曰於央居切地名商於也劉禹錫送陳郎中召直史館詩曰若問舊人劉子政如今頭白在商於與除字同韻則用為央居切不誤也世俗多誤讀商於之於為烏不

可不慎也

藝

唐書閻立本傳曰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
與波上詔坐者賦詩而召閻立本傳狀閣外傳呼畫師
閻立本是時立本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
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不減儕輩今
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也立本後為右相
而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

馳譽丹青之嘲觀國案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
游於藝蓋藝非不可為也特不可使藝勝德耳德成而
上藝成而下君子可使德勝藝不可使藝勝德藝太精
則掩德古今之常理也師曠晉之賢人也而以知音勝
養由基楚之賢人也而以善射勝王羲之獻之劉伶嵇
康石崇皆晉之賢人也而二王以書勝劉伶以酒勝嵇
康以琴勝石崇以富勝嚴君平管輅司馬季主皆漢三
國之賢隱也而皆以卜勝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薛稷

顏真卿柳公權皆唐之賢人也而皆以善書勝而閻立
本以畫勝凡此諸賢皆以藝勝德者也後世稱其人者
不稱其德而唯藝之稱蓋藝太精斯掩德矣閻立本雖
知悔恥而名譽已著欲自避免且不可得君子擇術不
可不慎如此晉戴逵字安道善鼓琴武陵王晞召逵對
使者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殷羨字洪喬
作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
擲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觀國以謂二子能辯之於早矣

觚角

陸機文賦曰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五臣注文選曰觚木也古人用之以為筆觀國案廣韻曰觚方也亦作觚禮部韻畧曰觚竹簡也玉篇曰觚破觚為圉也以此考之則操觚者操竹簡也觚方也角也破觚為圉者改方以為圉也漢書郊祀志曰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顏師古注曰觚角也又漢書律歷志曰其

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
一握蘇林注曰六觚六角也是則八觚者八方角也六
觚者六方角也但有方角則可謂之觚竹簡有方角者
也故竹簡謂之觚然陸機文賦所謂操觚者非木也亦
非筆也明矣若牘者乃木簡也觚又為酒器其容二升
蓋亦酒器之有方角之形者也禮曰獻以爵而酬以觚
語曰觚哉觚哉之類是也所謂觚稜者屋角瓦脊成方
角稜瓣之形故謂之觚稜班固西都賦曰設壁門之鳳

闕上觚稜而棲金爵蓋謂以銅鐵為鳳雀安於闕角瓦脊之上今時宮殿亦然班固傳注曰三輔故事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乃金雀也班氏賦取此爾五臣注文選曰觚稜闕角是也許慎說文曰觚稜殿堂上最高處也說文但言殿堂上最高處而不顯言其為觚稜之義故後學多疑焉觚亦或用杻字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鄭氏注曰甬今斛也甬者平之也觀國案諸字書皆曰甬音勇草華甬甬之貌無

訓甬為斛者史記商君傳曰平斗桶權衡丈尺裴駙注引鄭元曰桶音勇今之斛也案諸字書桶他孔切木桶器也惟禮部韻畧于勇字韻收桶字注曰斛也蓋禮部韻畧因商君傳用桶字而收之耳周禮考工記鳧氏為鐘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鄭氏注曰此二名皆鐘柄也史記秦始皇紀曰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凡用甬字無為斛之義當以桶為斗桶字甬乃省文而已

霓裳羽衣曲

李肇國史補曰客有以案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聲也客引工按曲乃信今新唐書王維傳亦載此事蓋用國史補語也觀國竊謂圖畫奏樂者皆但能舉一聲豈知其為霓裳第三疊第一聲也沈存中亦嘗辨之蓋國史補雖唐人小說然其記事多不實修唐史者一槩取而分綴入諸列傳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誤類如此也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引上入月宮聞

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
楊欽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
散序用欽述所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唐書禮樂
志曰明皇時河西節度使楊欽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
遍凡曲終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觀國案
鄭愚詩注頗怪誕不可信當以唐志所記為是摭言曰
唐末試進士以霓裳羽衣曲為詩題明年又以為賦題
觀國案明皇以聲色而敗度後之文士咸指霓裳羽衣

曲為亡國之音故唐人詩曰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亦如陳主之玉樹後庭花也固不可以為詩題賦題而訓多士夫唐之祖宗典故其美且善者多矣奚獨霓裳之取耶

草

歐陽公詩話曰平明諫草朝天去詩雖美而入諫固不可用草藁觀國案論語曰為命裨諶草創之草創謂制作也古之命令後世改為制詔鄭之為命之文有裨諶

以制作之言得人也前漢郊祀志曰黃龍見成紀文帝
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
顏師古注曰草謂創造之也又王莽傳曰孫竦為大司
徒陳崇草奏稱莽功德顏師古注曰草謂創立其文也
凡臣僚掌制詔文字謂之視草故杜子美送李校書詩
曰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蓋謂草制於明光殿也司
馬遷報任少卿書曰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五臣註文
選曰草創制作也然則凡言草者謂制作也非草藁也

諫草者諫章也前漢郊祀志曰上令諸儒習射牛草封
禪儀藝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揚雄傳曰雄方草太玄
有以自守泊如也揚子法言曰載使子草律曰吾不如
洪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凡此言草皆謂創造制作之
也亦非草藁也若進藁削藁焚藁之類乃為草藁

導藁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
獸藁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觥共抵之獸徐廣注曰藁瑞

禾也前漢司馬相如傳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注
引鄭氏曰導擇也史記用導字漢書用導守古人於導
導二字通用然在相如封禪書則當訓擇也非禾也詳
觀封禪書四句每句首一字皆虛字非實字曰圉曰徼
曰導曰犧乃一類也其義可見若以導為瑞禾則其句
曰禾一莖六穗於庖於句法為無義矣前漢百官公卿
表少府屬官有導官今顏師古注曰導官主擇米唐書
百官志有導官令二人掌導擇米麥而供在漢書用導

字在史記用藁字而其官皆以擇米麥為職則藁導皆訓擇又可知也

周章

屈平九歌曰龍駕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五臣注文選曰周章往來迅疾也左太沖吳都賦曰輕禽狡獸周章夷猶五臣注文選曰周章夷猶恐懼不知所之也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曰俯仰顧盼東西周章五臣注文選曰顧盼周章驚視也觀國案五臣訓周章三說不同然皆

非也周章者周旋舒緩之意蓋九歌有翱翔字吳都賦有夷猶字靈光殿賦有顧盼字皆與周章文相屬而翱翔夷猶顧盼亦皆優游不迫之貌則周章為舒緩之意可知矣前漢武帝紀元狩二年南越獻馴象應劭注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所謂拜起周章者其舉止進退皆喻人意而不怖亂者也而五臣注文選反以為迅疾恐懼驚視則誤矣

節令

三月上巳祓禊本無定日三月始遇巳之日即為之故謂之上巳後漢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疢觀國案魏晉以來始不用巳日而專用三月三日至今循之以為故事若專用三日則不可謂之上巳矣蓋名存而實亡也春秋左氏傳曰晉文公以縣上為介之推田後漢郡國志太原郡界休縣有界山有縣上聚章懷太子注曰推焚死之山故太原俗有寒食劉向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之推無爵去

而之介山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不出而焚死後
漢周舉傳曰太原一郡舊俗以介之推焚骸有龍忌之
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
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為并州刺
史作弔書於是衆惑稍解觀國案寒食者以其不舉火
但食已熟寒冷之食故寒食亦謂之熟食日亦謂之禁
煙節太原寒食在冬中則之推必以冬中亡也而今世
則以清明前三日為寒食何耶假令之推亡在春時猶

當有定日而清明則無定日不應常以清明前三日為
寒食蓋沿襲之誤也屈平投汨水而死楚人以色絲繫
角黍而祭之書史不言平死之日而至今楚俗五月五
日以色絲為索繫手足而食角黍又競渡乃招魂之遺
意而後世惟以禳災疾關遲速為戲皆失其實也之推
之焚屈平之溺一體也今寒食以為大節而比於正旦
冬至而以端午為小節何耶

五姓

五姓分宮商角徵羽陰陽家專以此言禍福觀國案姓氏古今無定系有因功而改賜姓者有遷居而改姓者有避諱而改姓者有避仇而改姓者有為人之養子而改姓者前日嘗為宮姓矣一旦改姓又轉而為商姓前日嘗為角姓矣一旦改姓又轉而為羽姓則是天道亦隨姓而遂改也又兩字姓如公孫司馬諸葛歐陽拓拔慕容宇文吐突之類半出於四裔部落之號又有三字姓如侯莫陳庫傳官之類於五音何所從也然則專以

五姓言禍福其不可信也明矣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此古之成典不可易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明年正月文公即位四月丁巳葬僖公左氏傳曰葬僖公緩也杜預注曰僖公實以三十三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然則僖公諸侯也七月而葬則是諸侯用天子七月之禮而葬故曰緩者譏之也古人於禮制不敢踰如此後世始撰為葬書乃曰某年未利葬也某年亦未利葬也至

某年始利葬也問其故則曰音徵有利有不利也然則聖人典禮遂廢矣世又有廣濟百忌歷所載一舉措無不惟五姓音徵是從蓋此書乃日者裒聚諸家陰陽之說務欲部秩厚大而鬻書籍之家賴之以得利多其書假吕才之名而猥冗泛雜不足取信世俗多為此書所誤

庫

文選嵇叔夜琴賦曰閑遼故音庫五臣注曰閑音閑庫

下也言聲緩閑而相去遠故音下也東坡曰庫敔聲也
敔音癰五臣不曉妄注觀國案琴之有敔聲者以琴面
不平或焦尾與嶽高低不相應則阻絃而其聲敔此琴
之病聲也嵇叔夜賦曰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
逸張急故聲清閑遼故音庫弦長故微鳴此四句曰逸
曰清曰庫曰鳴皆美聲也蓋琴操弄中自有庫下聲非
病聲也非病聲則非敔聲矣閑音去聲謂微閑也閑遼
者微之遠處若十三徽外近焦尾處聲以手取之自然

庫下五臣音闕為閑又誤矣

朕

尚書伊訓曰朕哉自亳此伊尹自稱朕也洛誥曰朕復
子明辟此周公自稱朕也離騷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
皇考曰伯庸此屈原自稱朕也招魂曰朕幼清以廉潔
兮身服義而未沫此宋玉自稱朕也秦始皇初并天下
以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自是唯人君稱朕臣下不
敢稱也漢晉以來臣下相呼皆曰卿今唯君呼臣為卿

而臣下不敢自相呼為卿何也漢晉以來卑者呼尊者為足下平交相呼亦以足下今自高而侮人則曰足下而稱尊者為坐下几下席下閣下又何耶不宣不具不備不次其義一也今平交用不宣而尊者與卑者用不具卑幼與父母尊長則稱不備而居喪則用不次其輕重又何別耶古者卑稟於尊則稱白今不敢用也頓首稽首叩首其為恭敬之禮則同也今居父喪者用叩首母喪者用叩頭又何謂耶凡此皆出於近世吉凶書儀

世俗不考其是否而咸遵用之且謹守之而不敢踰問其義則不能別也此亦循俗之太過也

杜子美

舊唐史杜甫傳曰甫永泰二年卒觀國考子美詩有大
歷二年九月三十日詩大歷十月一日詩大歷三年春
白帝城放船出瞿唐詩大歷五年正月追酬高適人日
詩甫誌與傳皆云年五十九卒案甫生於睿宗先天元
年癸丑歲卒於大歷五年辛亥歲為年五十九則史云

永泰二年卒者誤也元祐中胡資政知成都作草堂先生詩碑序曰蜀亂先生下荆渚沂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王內翰注子美詩序曰大歷三年甫下峽入湖南遊衡山寓居耒陽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元祐中呂丞相作子美詩年譜曰大歷五年夏甫還襄漢卒於岳陽觀國嘗考究杜陵遺迹及襄漢岳陽皆無子美墓唯耒陽縣有子美墓前賢多留題則子美當卒於耒陽也近世有小說麗情集者首序子美因食牛肉白酒而卒此無據

妄說不足信今注子美詩者亦假王原叔內翰之名謂甫一夕醉飽卒者毋乃用小說麗情之語耶

盧

前漢食貨志曰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如淳注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鑪故以鑪名肆顏師古注曰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邊高形似鍛家盧故取名耳又司馬相如傳曰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顏師古注曰賣酒之處壘土為盧以居酒甕四

邊隆起其一面形高如鍛廬故名廬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廬為對溫酒火廬失其義矣觀國案字書鑪從金為鍛鑪廬從火為火廬廬從瓦為酒廬食貨志相如傳所言廬皆酒廬也班固用省文故用廬字趙廣漢傳曰推破廬嬰之類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曰令文君當鑪韋昭注曰酒肆也以土為墮其高似鑪然則史記用鑪字可通用也漢書揚雄甘泉賦曰玉女欣視其青廬注曰廬目童子也而文選甘泉賦作清鑪案字書鑪目童

子也班固亦省文用盧字耳古之人臣有征伐之功者
君賜之以彤弓矢旅弓矢旅音盧黑色也而王莽傳九
錫有盧弓矢盧亦黑色也故通用之揚雄法言曰彤弓
黼矢不為有矣黼者黑之甚也於義無傷焉孟子有屋
廬子列子有長廬子皆讀盧作盧蓋皆漢複姓也盧者
字母也加金則為鑪加火則為爐加瓦則為甌加目則
為矐加黑則為黼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
母則衆義該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為畋獵之畋或為

佃田之佃若用省文唯以田字該之他皆類此

莽

前漢武帝紀後元元年六月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孟康注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皇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顏師古注曰莽莫戶反觀國案後漢馬援傳曰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章懷太子注曰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已謀反伏誅又明德馬皇后紀曰

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然則馬通於明德皇后為四世祖矣馬后讀書知古今明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在位二十三年肅宗咨政事馬后惡其祖叛誅之迹而羣臣希旨皆為諱之班固作史正在章肅之際故改其姓曰莽也雖然武帝紀征和三年正月匈奴入五原三月遣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昭帝始元二年正月大將軍光右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且班固既為馬氏改姓

莽矣而征和始元皆書馬通者班固於馬氏謀反則改之其他即不改也屈原懷沙賦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莽與土字同韻則莽亦讀為莫戶切也又離騷曰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擘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此莽字與字序字三字同韻則莽亦讀為莫戶切也

鮭

鮭字一與圭同音魚名也一與睽同音漢複姓也漢有博士鮭陽鴻是也一與鞋同音魚菜之總名也類篇曰吳人謂魚菜之總稱曰鮭故南史庾杲之傳曰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菹韭生韭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昉以三韭寓意於二十七之數託此以戲杲之也先達李建中詩曰頻年水國飫鮭羞所謂鮭羞不特菜茹也鰕魚之屬皆在其中吳地近江海菜茹海錯之物名品最多故以鮭該之也南朝蔡

搏為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苋紫茹以為常
餌周顒於鍾山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衛將軍王儉曰山
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曰
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古之賢者清
貧多食菜茹而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吹餅上
不拆作十字則不食朱异子鵲包鮓不輟於口而庾亮
嗽薤留白陶侃問之對曰固將以種也舉此例言之則
賢否判矣

好癖

凡人有所好癖者鮮有不為物所役杜預有左傳癖和
嶠有錢癖王武子有馬癖梁簡文有詩癖李愷有地癖
王福時有譽兒癖陸羽有茶癖魯晳嗜羊棗公儀休嗜
魚屈到嗜芰周太子嗜鮑魚魏明帝好槌鑿聲宋明帝好
食蜜漬鮓鮓衛懿公好鶴葉公好龍鄭子咸好聚鵲冠
襴衡好參朮謝靈運好山水王羲之好鵝劉伶好酒嵇
康好鍛阮孚好屐孫楚好驢鳴桓伊好吹笛王元象好

發家蕭思話好打細腰鼓沈慶之好著狐皮帽陳伯之
好戴獾皮冠劉之遴好古器庾仲文何佟之皆好潔朱
异好飲食蕭宏好食鱧魚頭王僧孺好聚書陶洪景好
松風何思澄好造謁顧胤之好丹青王筠唐文宗皆好
抄書陸龜蒙好茶蘇威好古物觀國案諸家所嗜好雖
皆不免役於物而校其優劣則好聚書者為勝也晉張
華徙居載書三十乘范平有書七千卷齊劉善明有書
八千卷王僧孺有書萬餘卷率多異本梁沈約有書二

萬卷都下無比任昉有書萬餘卷率多異本宗室蕭勵聚書三萬卷隋許善心有舊書萬餘卷唐韓王元嘉有書萬卷蔣乂有書萬五千卷蘇弁有書二萬卷當時稱與秘府埒田洪正有書萬餘卷李璆有書萬卷號李書樓夫聚書多則子孫必多博學者蓋其所習者然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擇術不可不慎也如此

飲食禍福

春秋宣公二年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左氏傳曰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又宣公四年左氏傳曰春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勿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

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弑靈公
前漢灌夫傳曰丞相田蚡取夫人詔列侯宗室皆往賀
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畢之蚡不肯行
酒至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罵賢曰平
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曹兒咕
囁耳語蚡曰程李俱東西衛尉今衆辱程將軍獨不為
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知程李蚡怒縛夫
以他事誣罪之棄市觀國案此三事皆因飲食細故而

遂至於結禍甚大誠可畏哉子公之食指動必嘗異味
及靈公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勿與者欲使指動之不驗
蓋以此戲子公也而戲乃生患如此易傳曰飲食必有
訟故受之以訟而訟卦象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君子圖
患於未萌若至於怨禍已形則無及矣晉顧榮傳曰榮
與同僚飲酒見行炙者有異於常乃割已炙噉之同坐
悉笑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趙王倫篡逆
榮在其難有一人救之問其故曰我是省中受炙臣也

南史陰鏗傳曰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為賊禽或救之獲免問之乃前所行觴者觀國觀古人有一飯之德必報者皆賢者於施報不敢忘也今行炙執爵者皆皂隸賤夫非素懷廉恥者偶然有合於君子施報之義亦可恠也

流離

旄丘詩曰瑣兮尾兮流離之子毛氏傳曰瑣尾少好之

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鄭氏箋曰
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觀國案爾雅
曰鳥少美長醜為鷓鴣郭璞注曰鷓鴣猶留離詩所謂
留離之子故廣韻曰鷓鴣鳥少美長醜鷓亦作流又曰
鷓鴣流離鳥也以此觀之則本用鷓鴣字詩人借為流
離郭璞引詩留離之子者別本詩用留字亦鷓之省文
其義一也旄丘黎之臣子責衛伯之詩也狄人迫逐黎
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賦

此詩以責於衛也。瑣兮尾兮，流離之子者，言衛之諸臣雖有小善而不能迎我君而復之，終無所成功，亦猶流離之鳥，少雖美而可觀，長則醜而不足觀也。流離又為寶玉名。前漢西域傳：罽賓國出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顏師古注曰：流離，光潤踰於衆玉。揚子雲羽獵賦曰：堆夜光之流離。五臣注文選曰：流離，玉也。左太冲吳都賦曰：流離與珂瑊。五臣注文選曰：流離，寶也。凡此言流離，本用琉璃，亦借用流離耳。若以流離本字之義言之，則

流徙離散而不能安居者也前漢食貨志曰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又禮樂志郊祀歌曰闢流離抑不祥此類是矣

流連

孟子曰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前漢班固叙傳曰漢成帝張畫屏風畫紂醉

踞坦已作長夜之樂上指圖問侍中班伯曰此圖何戒
伯對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所
以流連也觀國案孟子漢書言流連其義各不同孟子
所言乃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
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乃
以流連荒亡之語對之蓋齊景公志在於慢遊不恤國
事故晏子以驕君之行告之流連荒亡者驕君之行也
以此戒景公冀景公之悟而毋為海上之遊也趙岐注

孟子曰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或使人徒引舟
船上行而忘反以為樂謂之連此流連乃慢遊之名也
若班伯所謂大雅流連者乃詩人嗟嘆泣涕流連也蕩
詩曰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此言醉則號呼用晝作夜沈
湎於酒故作詩者為之嗟嘆泣涕流連而傷之也顏師
古曰流連言作詩者泣涕流連不為飲酒之人以此觀
之則孟子漢書言流連義各不同可知矣前漢師丹傳
曰哀帝策免丹曰百姓流連無所歸心此亦與班伯所

謂流連同意齊居東海之濱晏子以海上之遊戒景公故以流連告之切時事也

孥帑

夏書甘誓曰弗用命戮於社子則孥戮汝孔安國訓曰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商書湯誓曰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孔安國訓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脅之使勿犯常棣詩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毛氏訓曰孥子也禮記中庸篇引詩曰宜爾

室家樂爾妻帑鄭氏注曰古者謂子孫曰帑觀國案許慎說文玉篇廣韻皆曰孥乃都切妻子也帑乃都切又他罔切金帛所藏舍也蓋孥字下從子故為子孫之稱帑字下從巾故為金帛之藏兩字其義不同然詩人多借音用字故常棣詩用妻帑字後之文士因詩用妻帑字故亦用之耳春秋文公六年左氏傳曰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又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曰退謂其宰爾以帑免杜預皆曰帑妻子也史記秦始皇紀曰鄉

使二世除去收孥汙穢之罪前漢文帝紀曰盡除收孥
相坐律令鼂錯傳曰肉刑不用梟人亡孥國語曰鄭桓
公寄孥與賄於虢會之間如此類用孥字為妻子蓋因
詩人借音用孥字而後世亦用之也若夫孟子曰罪人
不孥趙岐注曰孥妻子也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前漢武
帝紀詔赦吳楚七國孥輸在官者應劭注曰七國反時
妻子沒入為官奴婢武帝赦遣之如此類用孥自依本
字義非借音也孥孥二字覈其義各有歸不通用後世

不當專循借音之字而易其本體也

學林卷五